

J O D I P I C O U L T

小心轻放的爱

HANDLE WITH CARE

任何事物都会破碎，包括心。

[美] 朱迪·皮考特 著

林劭贞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J O D I P I C O U L T

小心轻放的爱

H A N D L E W I T H C A R E

[美] 朱迪·皮考特 著

林劭贞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心轻放的爱 / (美) 朱迪·皮考特著; 林劭贞译

.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4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502-9835-4

I. ①小… II. ①朱…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1441号

HANDLE WITH CARE

by Jodi Picoult

Copyright © 2009 by Jodi Picoul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 © 2017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7-0617

小心轻放的爱

作者: [美]朱迪·皮考特

译者: 林劭贞

责任编辑: 徐樟 徐秀琴

选题策划: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特邀编辑: 夏文彦 赵思婷

封面设计: 刘倩

版式设计: 陈宇婕

责任校对: 绳刚 曹振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36千字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16.5印张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835-4

定价: 5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序 幕

是的，我得到了。

那么你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称自己是为人所爱的，我想要感觉到自己在这世界上是被爱的。

——节录自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晚期的断章》

夏洛特

二〇〇二年二月十四日

凡事皆会破裂。玻璃、碗盘、指甲，汽车、合约、薯片。你可以破纪录，你可以破除事物的本质，或是破开整钱。你可以化解尴尬，主动“破”冰。时间可以中断。监狱的防守可能会被突破。破晓，破浪，破音。链接会破裂。沉默也可被打破，狂热也是。

在我怀孕的最后两个月里，我列出这些事物的清单，原本是希望能让你的出生更容易些。

承诺会被打破。

心会破碎。

你出生前一晚，我从床上坐起，想在清单里加一点东西。我在床头桌上胡乱抓找纸与笔，但西恩把他温暖的手放在我腿上。夏洛特？他开口问。一切都还好吧？

我还来不及回答，他便把我拉进怀中，紧贴着他，于是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再度睡着，忘了写下我之前梦到的事情。

直到几个星期后，当时你已出生，我才想起那晚我是梦见什么而醒来：断层线。地球就是从这些地方四分五裂的。这些都是地震的起源，也是火山爆发之处。换句话说：世界正在我们脚下崩裂，我们脚下根本不是坚实的土壤，那只是错觉。

你在没人预测得到的暴风雪中出生。后来气象员说那是东北暴风

雪，本来应该是往北吹向加拿大的季风，却突然转向成为暴风雪，侵袭新英格兰海岸。本来新闻正在播报一段爱情背后的动人故事——一对高中时期的男女朋友，数十年后在养老院里重逢且再婚。结果电视台暂停这则专题报道，开始不断报道暴风雪的强度，以及因冰雪袭击而停电的小区。艾米莉亚当时正坐在厨房餐桌旁，把色纸剪成情人节卡片，我则望着六英尺高的风雪拍打着玻璃落地窗。电视播出好几部汽车滑出路面的画面。

我眯着眼盯着屏幕上巡逻警车发出的蓝色闪光，那部警车停靠在一部翻覆的汽车后面。我想知道驾车的警官是不是西恩。

落地窗发出一声尖锐的声响，吓了我一大跳。“妈咪！”艾米莉亚大哭，她也被吓到了。

我连忙回头，看见一颗冰雹第二度袭击，在大片玻璃上敲出一个和我指甲差不多大小的裂缝。就在我们眼前，它扩散成一张像我拳头般大小的碎玻璃网。“爸爸一会儿会修理。”

我的羊水就在这时破了。

艾米莉亚低头望着我双腿之间。“你尿裤子了。”

我摇摆着走到电话旁。西恩没有接电话，于是我打给值班警员。“我是西恩·欧基夫的太太，”我说，“我快生了。”值班警员说他可以派一部救护车，但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所有的救护车都派去汽车事故现场了。

“没关系，”我想起我生你姐姐时历经很长的分娩时间，“我也许还能撑一阵子。”

突然，一阵强烈的阵痛让我痛得蜷身向前，话筒掉出手中。我看见艾米莉亚注视着我，瞪大了眼睛。“我没事，”我撒谎，努力保持微笑，直到双颊发酸，“电话滑掉了。”我伸手捡起话筒，这次我打给派普，她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相信的人，她一定可以救我。

“你现在不能生，”她说，虽然她再清楚不过了——她不只是我最

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妇产科医生。“你的剖腹是排在星期一。”

“我想，我肚里的孩子不可能看到你的留言。”我倒抽一口气，咬紧牙，抵抗另一波阵痛。

她并没有说出我们两人心里都在想的事：我不能自然生产。“西恩人在哪里？”

“我……不……知——噢，派普！”

“深呼吸，”派普立刻说，于是我开始呼气，呼呼吸吸，就像她之前教我的那样。“我会打电话给吉安娜，告诉她说我们马上过去。”

吉安娜是戴尔索医生，她是专攻母胎医学的产科医师，八个星期前在派普的要求之下，她才加入。“我们？”

“难道你打算自己开车吗？”

十五分钟后，我为了打发你姐姐不停的提问，只好把她安置在沙发上，打开《蓝色狗狗》卡通节目。我坐在她身旁，穿着你爸爸的厚外套，这是我现在唯一穿得下的衣服。

我第一次去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打包了一个袋子，站在门边等候。那时我拟了一套生产计划，还录了一卷可在产房里播的音乐。我知道分娩很痛，但得到的报偿将会是无价的奖品：我等候了好几个月的孩子。我第一次去医院生孩子时，是那么兴奋。

这次，我的心情很平静。你在我体内会比生出来更安全。

就在此时，门突然被打开，派普洪亮的声音及她那件亮粉色的大衣占满整个空间。她的丈夫罗伯跟在后头，抱着手上正把玩着一颗雪球的埃玛。“《蓝色狗狗》？”罗伯说，然后坐到你姐姐身边，“你知道吗？这是我最爱的节目……仅次于《杰瑞脱口秀》。”

他是来帮忙照顾艾米莉亚的。我压根儿没想到我去医院生你时要由谁来照顾她。

“现在开了几指了？”派普问。

我现在每隔七分钟阵痛一次。就在另一波阵痛像狂涛般袭卷我时，

我紧抓着沙发的扶手，数到二十。我把注意力放在玻璃门上的裂缝。

冰霜的轨迹从裂缝的中心点呈旋涡状向外散开。它美丽但同时又很吓人。

派普坐到我身旁，握住我的手。“夏洛特，一切都会没事的。”她承诺。因为我是傻子，所以我相信了她。

急诊室里挤满了人，都是在暴风雪的汽车事故中受伤。年轻人按在头皮上的毛巾染满鲜血，小孩在担架上哼哼唧唧。派普将我快速推过这些人身边，直达妇产科，戴尔索医生已经在走廊上踱步。不到十分钟，我就被打麻了药，推往产房进行剖腹。

我和自己玩一个游戏：如果走廊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是奇数，那么西恩就会及时赶到；如果电梯里的男性多于女性，那么医生告诉我的一切最后都会是个错误。不必我开口要求，派普已经戴上手套，以取代西恩成为我的陪产人。“他会赶到的。”她低头望着我说。

金属质感的产房看上去冰冷无情。一名碧眼的护士撩起我的袍子，在我肚子上擦抹碘酒。（我之所以会注意到这名护士的绿色眼睛，是因为在口罩与护士帽之间，只看得见她的眼睛。）当他们把消毒棉片放好时，我开始紧张。万一麻药不够麻醉到我的下半身，我可以感觉那些手术刀把我切开，那怎么办？我如此盼望你出生，但万一你没有活下来，那该怎么办？

产房的门突然打开了。西恩冲进产房，带来一股冬天的冷风，他把口罩拉到脸上，手术袍胡乱塞一通。“等等，”他大叫。他来到担架床的前头，碰触我的脸颊。“宝贝，”他说，“对不起。我一听到消息就赶来了……”

派普拍拍西恩的手臂。“两人是伴，三人是乱。”她说，然后退开，但在离开之前，她最后一次拧了一下我的手。

戴尔索医生举起手术刀时，西恩在我身边，他温暖的掌心按压在我

肩头，他的低语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你吓死我了，”他说，“你和派普在想什么？你们居然敢自己开车？”

“因为我们不想在厨房地板上生小孩啊！”

西恩摇摇头。“万一发生可怕的事情怎么办！”

我感觉白色被单底下有一阵拉扯，于是吸了一口气，把头别到一边。就在这时，我看见放大的二十七周超声波影像，我看到你的七根断骨，你那纤弱的四肢往内蜷缩。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心想。

接下来，你哭出声了，虽然他们抱起你的样子，仿佛你是棉花糖做成的。你大哭，但不是新生儿的哭声。你在尖声哭叫，仿佛被四分五裂似的。“慢慢来，”戴尔索医生对那名产房护士说，“你必须把她整个身子都托住……”

我听到啪的一声，就像爆破的泡泡，虽然我没想过有这个可能，但你哭叫得更大声。“噢，天啊，”那名护士说，她的声音歇斯底里，“那是断骨的声音吗？是我弄断了吗？”我试着把你看清楚，但我只隐约看得见你的嘴巴，以及你涨得红通通的脸颊。

围绕在你周围的医生与护士团队都无法停止你的哭泣。我心想，在我听见你哭的那瞬间之前，一部分的我本来已经相信所有的超声波、检验以及医生说的话都是错的。在我听见你哭之前，我一直在担心我不知道该怎么爱你。

西恩从那群人身后望着你。“她很完美。”他说，然后转向我，但是他话语的结尾像小狗的尾巴般蜷缩起来，仿佛在等候旁人的附和。

完美的婴儿不会哭得这么用力，让人几乎觉得自己的心被从中撕裂。完美的婴儿不仅从外表看起来完美，而且体内也会一样完美。

“不要抬起她的手臂。”一名护士低声说道。

另一名护士说：“如果我不能碰她，我要怎么用毛巾把她包起来？”

整个过程中，你不停哭叫，那种音调是我从来没听过的。

薇罗，我低声说着，这是你爸爸和我都同意的名字。我好不容易才

说服他。我才不叫她那个名字呢，他说。薇罗听上去像在哭。然而我想要给你一个祝福，所以我选择有“柳树”意思的薇罗，柳树能弯曲而且不会折断。

薇罗，我再度低唤。在医护人员的杂音、机器的噪音以及你疼痛的激动之中，你似乎听见我的低唤。

薇罗，我大声叫出你的名字，你转向我的声音，仿佛这个名字是我的臂弯。薇罗，我说，就这样，你停止了哭泣。

当我怀孕五个月时，接到了一通从前工作的凯普斯餐馆打来的电话。甜品厨师的母亲摔断了臀骨，但那天晚上《波士顿全球报》的一名美食评论家刚好要来餐厅用餐，虽然甜品厨师知道这要求对我来说太冒昧，而且时机可能不太对，但他问我是否可以回餐厅去做一些巧克力千层派，就是那种用香料巧克力冰激凌、酪梨和香蕉布蕾做成的千层派。

我承认，我很自私。我觉得自己既迟缓又肥胖，我想提醒自己，除了陪你姐姐玩钓鱼游戏，以及把待洗衣物分成白色与深色之外，我还有其他要干的事情。我把艾米莉亚留给一名少女保姆照顾之后，便开车到凯普斯餐馆。

我离开这家餐馆后的这几年来，厨房并没有什么改变，除了新厨师把橱柜里的物品换了位置。我立刻清出我的工作区域，开始准备做酥皮。大约做到一半时，我把一条奶油掉到地上，我弯下腰把它捡起来，免得有人踩到滑倒。但是这一次，当我弯身向前时，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只能弯到腰部，就再也无法往下弯了。我感觉你偷了我的呼吸，就像我偷你的呼吸一样。“抱歉，宝贝。”我大声说，然后我再度挺直身子。

现在我不禁纳闷：你的七根断骨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当我努力防止别人受伤时，我是否伤了你？

我在下午三点钟过后不久生产，但我直到晚上八点才再度见到你。每半个小时，西恩就会离开我身边去打听最新情况：她正在进行X光照

射。他们正在给她抽血。他们认为她的脚踝可能也断了。就在六点钟时，他带回了目前为止最好的消息：她得的是成骨不全症第三型，他说。她有七根正在愈合的裂骨，以及四根刚断的骨头，但她的呼吸正常。我躺在病床上，无法控制地微笑起来，我很确定自己大概是产房里唯一会对这样的消息感到高兴的母亲。

这两个月来，我们已经知道你会带着成骨不全症出生，英文缩写是OI（Osteogenesis Imperfecta），这两个英文字母会跟着你一辈子。这是因为胶原不足而导致骨头脆弱，可能跌倒、扭转或打个喷嚏，骨头就会断了。成骨不全症有好几种型态，但是只有两种会在子宫里显现出裂骨，就像我在超声波显影里看到的一样。但是放射科医生仍无法确定你究竟是出生时就有致命危险的第二型成骨不全症，或者是严重且会渐渐变形的第三型。现在我已经知道你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有几百根断骨，但这不重要了：至少你可以有一生的时间来忍受这些断骨。

暴风雨稍微停歇时，西恩回家去接你姐姐，好让她见见你。我看着杜卜勒气象扫描仪追踪着暴风雪向南移动的轨迹，转变成冰雨，有可能使华盛顿的几个机场瘫痪三天。这时有人敲我的门，我挣扎着稍微坐起身，尽管这个动作使我刚缝合的伤口像着火般疼痛。“嗨，”派普进入病房里来，坐在我的床沿，“我听到消息了。”

“我知道，”我说，“我们实在很幸运。”

她稍微迟疑了一下，然后微笑并点头。“她马上就能下来了。”派普说完，一名护士便推着一个婴儿床车进来。

“这是你的妈妈喔。”她的声音颤抖。

你仰躺着，睡得很熟，他们在你睡着的小塑料床四周围了一圈波浪泡棉。你小小的手脚以及左脚踝上缠着绷带。

当你年纪大一点，成骨不全的症状就很明显了。知道这种病症的人只要看一眼你手脚弯曲的状况、你脸上的三角突起，以及你永远无法长到超过三英尺的事实，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而就在我见到你的那

一刻，虽然你身上缠着绷带，看起来仍然完美无瑕。你的肤色就像最白皙的桃子，你的嘴巴像一颗小小的覆盆莓。你的头发轻柔，金黄色。你的眼睫毛和我的小指指甲一样长。我伸出手，想碰触你，但突然想起不能碰你，于是又把手抽回来。

我一直忙着祈求你能存活下来，我几乎没有想过你的存活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我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像肥皂泡泡一样易碎。身为你的母亲，我本该保护你。但万一我努力了，却只为你带来伤害，那该怎么办？

派普与那名护士互望了一眼。“你不想抱她吗？”她说，然后她把手臂伸到泡棉底下，而护士则把边缘拉起来，形成一双可以支撑你手臂的翅膀。她们缓慢地把泡棉塞进我的臂弯里。

嗨，我低声唤着，把你抱近一些。我的一只手撑在你身子底下，感觉到泡棉不规则的边缘。我很好奇，我究竟要等多久，才能感受到你真实的重量，感觉你的皮肤与我相贴？我想起艾米莉亚刚出生时的情景，我是怎么在床上哄她，让她躺在我的臂弯里睡觉，老是担心我翻过身会不小心压伤她。但是现在，就连把你从婴儿床里抱出来都很危险。就连抚摸你的背，也有危险。

我抬头望着派普。“也许你应该抱着她……”

她在我身边坐下，手指沿着你脑门上的隆丘游走。“夏洛特，”派普说，“她不会因为这样而断骨的。”

我们两个都知道那是谎言，但我还来不及反驳她，艾米莉亚就已经奔进房内，她的手套和羊毛帽上还沾着雪花。“她在这里，她在这里。”你的姐姐哼着。我告诉她你将诞生的那一天，她就问我你是否赶得及一起吃午餐。当我告诉她必须再等五个月，她说等太久了。于是她假装你已经到来，带着她最爱的洋娃娃到处跑，称呼它“妹妹”。有时候，当艾米莉亚觉得无聊或分心时，会把娃娃的头摔在地上，而你爸爸会大笑。还好这个娃娃只是练习版的妹妹，他说。

艾米莉亚爬上我的床、坐上派普的大腿，准备发表意见，这时西恩出现在门口。“她还太小，不能和我一起溜冰。”艾米莉亚说，“而且为什么她打扮成木乃伊？”

“这些是绷带，”我说，“就像礼物的缎带。”

这是我第一次为了保护你而撒谎，你仿佛知道似的，居然选在这个时候醒过来。你并没有哭，也没有扭动。“她的眼睛怎么了？”艾米莉亚惊呼。当时我们全都注视着你的病历卡：你的巩膜本应是白色，但却泛着明亮、像有电流般的蓝色。

半夜的时候，夜班护士来巡房。那名护士进来时，你和我都熟睡着。我好不容易醒来，注意到她的制服、她的名牌，还有她卷曲的红发。“慢着，”我说，当时她正要碰触包覆着你的被毯。“小心。”

她恣意地微笑。“放轻松，妈妈。我检查尿布的经验有上万次了。”

这是我学会替你发声之前发生的事。她打开被毯时，拉扯得太快了。你翻到侧边去，开始尖叫——不是像先前你肚子饿时的呜咽，而是你出生时我听到的那种尖声哭叫。“你伤到她了！”

“她只是不想在大半夜里醒来而已……”

我无法想象比你的哭喊更糟糕的事，但这时你的肤色变得像你的眼睛一样蓝，你的呼吸变成一连串的倒抽气息。那名护士弯身向前，使用听诊器。“怎么回事？她发生什么事了？”我质问道。

她用听诊器听着你的胸腔，皱着眉。突然间，你变得软绵无力。护士按了一下我床头后方的一枚按钮。“蓝色警戒。”我听到她这么喊。即使现在仍是大半夜，小小的病房里突然挤进许多人。大家七嘴八舌地喊叫：血氧过低……动脉血液气体分析……百分之四十六的二氧化硫……注射吸入氧。

“我要开始进行胸部按压。”某个人喊道。

“这名婴儿有成骨不全症。”

“活着比断几根骨头重要。”

“我们需要先做胸腔摄影。”

“我们开始急救时，左侧就没有呼吸声。”

“现在等候X光摄影没什么用处。她可能有扩张性气胸。”

在这些人移动的身影之间，我看见一筒针管插进你的肋骨间，过了一会儿，一支手术刀切进你的胸腔，血珠，夹钳，管子，全都挤进你的胸腔。我看着他们把管子插定位，而管子的另一端则从你的侧边流窜出来。

西恩抵达时，眼神发狂且慌乱，这时你已经被移进新生儿加护病房。“他们把她切开。”我啜泣着，这是我唯一能挤出来的话。当他把我拉进怀中，我终于放声大哭，在此之前，我吓得不敢哭。

“欧基夫先生太太吗？我是罗德斯医生。”一名看起来像高中生的年轻人探头进房内，西恩紧握住我的手。

“薇罗还好吗？”西恩问。

“我们可以见她吗？”

“快了，”医生说。我心里的那个结消失了。“照过X光之后，确定断了一根肋骨。她有几分钟的时间出现血氧过低的情形，导致扩张性气胸，纵膈移位，以及呼吸心跳停止。”

“请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说，”西恩大吼，“拜托。”

“她缺氧了几分钟，欧基夫先生。因为她的胸腔里充满了空气，导致她的心脏、气管，以及主要血管都移到身体的另一侧。我们插入胸腔导管，好让那些器官回到原来的位置。”

“没有氧气，”西恩的话梗在他的喉间，“你是说脑部会受损。”

“有可能。我们要过一阵子才会知道。”

西恩弯身向前，他的双手握得很紧，手指关节突出，呈现亮白色。

“但是她的心脏……”

“现在她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不过还是很有可能再度发生心血管衰竭。我们就是不确定她的身体会对我们的急救做出怎样的反应。”

我哭出眼泪。“她不能再经历一次刚才那样的治疗。我不能让他们那样对待她，西恩。”

那名医生看起来很受挫。“你们也许想考虑签署放弃急救同意书，这份文件会放进她的医疗档案夹里。基本上它的用意是说，当这次的情形再度发生时，你们不希望采取额外措施将薇罗救活。”

我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一直都在为最糟的情形做打算，结果事情根本远超过我所预期的。

“仅供参考。”那名医生说。

也许，西恩说，她本来就不应该留在我们身边。也许这是上帝的旨意。

那么我的意愿呢？我问。我要她。我一直都要她。

他抬头望着我，神情很受伤。你以为我不想要她吗？

透过窗户，我可以看见医院草坪的斜坡，覆盖着刺眼的白雪。今天的天气像刀斧般耀眼闪亮，令人几乎睁不开眼睛。你完全想象不到，几个小时前还有暴风雪肆虐。一名很有心的父亲为了不让他的儿子觉得无聊，把一个餐厅托盘带到户外。那个男孩坐在托盘上，滑下斜坡，雪花在他身后喷溅成一道弧弯，他开心地大叫。他站起来，向医院的方向挥手，那里一定有人从窗户内望出去，就像我一样。我很好奇他母亲是否在医院里生另一个孩子。她是否就在隔壁房，看着她儿子滑雪？

我的女儿，我失神地想着，永远都不可能像那男孩一样滑雪。

当我们在新生儿加护病房里低头望着你时，派普紧握我的手。胸腔导管仍然从你被蹂躏过的肋骨间流窜出来；绷带紧紧缠住你的手脚。我站着的双腿微微摇晃。“你还好吗？”派普问。

“你不需要担心我。”我抬头望着她，“他们问我们是否想签放弃急救同意书。”

派普睁大了眼睛。“谁问的？”

“罗德斯医生……”

“他是实习医生，”她不屑地说，“他是个无情的纳粹。”

“他连怎么去餐厅都还不清楚，更别说如何面对一名亲眼看见自己的宝贝经历心跳停止的母亲。没有任何小儿科医生会向新生儿的家属建议放弃急救同意书，除非脑部检验证明发生无可挽救的损害……”

“他们在我眼前把她切开，”我的声音颤抖，“当他们试着抢救她的心跳时，我听见她的肋骨断裂。”

“夏洛特……”

“如果是你，你会签吗？”

她没有回答，于是我走到婴儿床车的另一侧，好让你像个秘密般介于我和派普之间。“我剩余的人生都要像这样度过吗？”

好长的一段时间，派普都没有回答。我们倾听着围绕着你的那些机器声，嗡嗡，哗哗。我看到你被吓了一跳，小小的脚趾头弯曲起来，你的双臂张开。“不是你的人生，”派普说，“是薇罗的人生。”

那天稍后，我签下了放弃急救同意书。当时，派普的话不断在我耳际回响。这是一份请求怜悯的白纸黑字，直到你能体会字里行间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撒谎，说我希望你不曾出生。